

# 青衣

陈枰 著

风雨乾坤三声叹  
天上人间一回眸



陈枰 著

# 青衣

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衣/陈枰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2. 11  
ISBN 7-5063-1866-0

I. 青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5254 号

## 青 衣

---

作者: 陈 枰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930761 (总编室)

E-mail: [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>

印刷: 毕诚彩印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310 千

印张: 13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866-0/I·1851

定价: 19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序

毕飞宇

陈枰坐在那儿像一个厅局级的文化干部，有城府得很；因为她十分注重倾听，不喜欢发号施令，所以这个厅局级就有点像副的。陈枰一开口说话她那点儿城府就全都没有了，她更像一个神枪手，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。因为有了这一手好枪法，陈枰特别地固执，你很难说服她。如果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意见，万一哪一句话又说得离了谱，我们会发现陈枰突然就成了“黄继光”，她会奋不顾身地堵上你的机枪眼，急得你搂着一箱子的子弹直想哭爹喊娘。“堵”是陈枰的一绝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准备、足够的智商，亲爱的陈枰女士能把你“堵”得晕过去，三十六个小时之内你绝对缓不过神来。

陈枰把她率真的、纯粹的、通透的、锐利的、类似于一根筋的气质带进了她的作品，以至我们能够从她的作品里多多少少地看到陈枰女士的影子。比方说，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里的石光荣，这头“老犟驴”的血液和陈枰是如此地相似，他们的血液除了自己的血管绝对不认识其他的路，一旦走错了，那只能是喷涌；比方说，《青衣》里的筱燕秋。筱燕秋是一段向下按捺的、走投无

路的激情，是一次隐匿的燃烧，致命的、近乎自戕的燃烧。没有火光，然而，在我们的内心，它浓烟弥漫。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叫筱燕秋的女人和陈枰女士有“命定”的前缘，她们是彼此的缺口，彼此突破的方式，彼此的伤痕，彼此的痛。在她们相互诉说、相互倾听的时候，了却的意义等同于认知的意义。

现在，由陈枰的电视剧本演变而成的长篇小说《青衣》终于面世了，陈枰女士希望我能在这本书的前面说几句话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强调一遍，中篇小说《青衣》是我的作品，但是，电视剧本、长篇小说和我没有一点关系，它们完全是陈枰女士独立完成的，它们是陈枰女士的心血与才华。如果电视剧和长篇小说能得到朋友们的喜爱并卖出一个好价钱，我渴望到陈枰的故乡内蒙古结结实实地吃一顿水煮羊肉，陈枰女士能为我买单。

# 第一章

筱燕秋在家里面排行老五，母亲在生她之前因为连着生了四个丫头，于是便完全没有了金贵她的理由。在临近生产的最后一个时辰里，母亲还拖着硕大的肚子，屋里屋外，房前房后，喂鸡喂猪地忙着。

这次怀孕和前四次有些不同，肚子特别大，腿脚还特别勤快。老话说，勤小子懒闺女。村子里面的女人都断定母亲这次准能扬眉吐气打个翻身仗。

饭菜刚刚从锅里面冒出香味，阵痛便如轰隆隆的雷声，滚滚而来，筱燕秋的母亲不提防疼痛来得如此猛烈如此迅速，倒吸的一口冷气还没呼出，便噎在那里不能动弹。她既盼这个时候，但更害怕这个时候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肚子里面的这块肉总得出来见人。筱燕秋的母亲这样想着，咬着牙往灶里添了一把柴，冲院子里面刚刚赶鸭子回来的三丫头喊：“三丫，快到西头去把你刘娘喊来。”三丫怔怔地看着她。她母亲大声说：“发啥呆？快去呀。”三丫撒腿跑了，鸭群大呼小叫欢蹦乱跳地追了出去。

筱燕秋的母亲忍着疼把锅里面的饭菜盛出来，挣扎着洗干净

锅，烧了一锅水。锅里面水开了的时候，母亲肚子里面的羊水破了。屋子里面蒸气缭绕，母亲气喘如牛，她满脸是汗，强忍着疼往炕上挪。离炕还有一丈远的时候她死活挪不动了，她感觉孩子一点一点地在向外拱。当她看见孩子两条小腿别在她的两腿之间始终挣脱不出来时，急了，大叫着一使劲，孩子盘腿打坐似的滑落在地上。气喘吁吁跑来的刘娘被这阵势惊着了，两手往腿上一拍叫道：“我的娘亲，是个坐生！这样的胎位得到医院里面开膛破肚，你真有种，能一个喷嚏把她崩出来！”

筱燕秋的母亲看了一眼孩子，脸上的汗雨一样地淌落下来，她呻吟了一声：“她爸回来能打死我。”

刘娘安慰她：“这丫头多好，足有八斤半。”

筱燕秋的母亲说话带出了哭腔：“千斤也不如男娃那二斤肉管用！”

“这孩子坐着莲花投生，没准儿是王母娘娘转世呢。”刘娘把孩子洗干净包好放在炕上。

母亲的眼泪流得更欢了：“她咋不是哪吒转世呢？她要是脚踩风火轮，手抡乾坤圈，我还怕谁？你说我还能怕谁？”

五丫头落地刚睁开眼睛就知道母亲不喜欢她。为了这个不喜欢，五丫头一寸寸地蔫了，一节节地萎了，王母娘娘的水灵劲儿被一点点地风干了，嫩藕一样的胳膊变成了芦柴秆，油黑的头发变成了蒲公英的帽子，饱满的额头露了骨，房檐一样支在眼睛上面，两只眼睛像两口枯井敞着盖子由着日晒雨淋。

这个取名叫筱燕秋的五丫头不爱哭也不爱笑，她那张嘴除了吃喝好像没有别的作用。她在家里像条影子，像个哑巴，醒着睡着都没有动静。整天没有动静的人一旦有了动静，那动静就大得惊人。筱燕秋九岁那一年，牡丹城京剧团来村里面演出，筱家的五丫头像被人拍了花，不声不响地走了。家里人找遍了山洼河槽，恨不能把地里面的庄稼细细地篋上一遍，也没见到她的影

子。筱燕秋的母亲痛哭流涕，一遍遍地念叨着五丫头的好；她父亲蹲在村口，抽着烟往远处看。他看了整整四天，就在灰心绝望，看得眼里起了白雾时，五丫头回来了。她父亲眨巴着眼睛，怎么也认不准眼前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五丫头。不是她父亲看得累坏了眼睛，是五丫头在这四天里面变化太大，这个五丫头好像是那个五丫头生出来的，是她身体里面挣脱出来的另外一个人。她父亲傻傻地看着她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

筱燕秋说：“我跟着剧团看戏去了。”

她父亲眼前金星乱飞，他扬起了巴掌，积攒了四天的愤怒，涌进五根指头里面等待出击。筱燕秋抬起头看着那只手上的老茧说：“我要考戏校！”

布满老茧的手僵在了半空中。

“你不让我考，我就去死。”筱燕秋软软地说出下半句话。她把死这个字说得又硬又冷，像冬天河槽里面的石头一样，硌手，冰人。

她父亲的手哆哆嗦嗦地放下了，四天的工夫，这张脸就不是他闺女的脸了。不是自己闺女的脸，这手还怎么往上搁？

筱燕秋水米不沾牙地等了三天，她等得九死一生，气息奄奄。筱燕秋又苦苦地考了四年，她考得形容枯槁，肝肠寸断。筱燕秋考进戏校的那年已经十三岁了。六冬六夏，六来六往。筱燕秋在十九岁这一天，第一次在文化宫登台演出了。尽管她只是六个跑龙套的宫女当中的一个，那也是她戏校毕业后，作为正式演员的首次登台亮相。生日和演出碰在一天里，这对筱燕秋来说确实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。

文化宫是一座老式的俄罗斯建筑，走廊很宽，并肩走三十个人都没有问题。剧场顶子很高，冬天热，夏天凉，剧场里面正在上映全天的最后一场电影，随着演员们开门关门的来回走动，京



剧电影《杨门女将》的唱腔隐隐地传进后台。服装员钱双喜把戏装熨烫平整，一套套挂在服装架子上，再把皂靴和绣花鞋一双双整整齐齐地靠墙摆放在地上。后台历来就是热闹的地方，谈时事政治的，聊家长里短的，散播流言飞语的，像炭火上的腊八粥，可着劲儿地搅，可着劲儿地熬。人声稠密，热气腾腾。

“这勾脸是学问，我勾的这脸上有工笔有写意。还有随情随性带出来的东西。我手里这支笔就够你们琢磨一辈子的。”唱架子花脸的范老爷子捧着二弟子的脸仔仔细细地在他上面勾画着。

二弟子点头表示他懂，范老爷子在他的头上打了一巴掌：“别动！”

对着镜子自己化装的大弟子往这里瞥了一眼，范老爷子接住了他的目光，稳稳地送了回去：“你们都给我记住，人物不在脸，而在于心。脸上的红黑，不过是衬托人物的心地，把人物的美丑透出来而已。记住没有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师兄弟俩回答得参差不齐。

范老爷子瞪起了眼睛：“嗯？”

“记住了！”两兄弟这一次声音洪亮整齐，无懈可击。

范老爷子心满意足地点点头。他带着两个徒弟来到服装架子前。

“老大先穿？”钱双喜问。

范老爷子伸手拦住他：“您甭动手。”他转身对大弟子说：“你师弟今天是角儿了，你给他上行头。”

二弟子面露喜色，拉着身架子，等师兄给他穿戏装。师兄忍气吞声地给师弟穿衣，套靴。范老爷子给二弟子束上冠。钱双喜抽着烟看着师徒三人。

范老爷子指了指桌子上的泥壶对大弟子说：“过去他给你端饮台，今儿轮你给他端了，谁叫你被他超过去了！”

大弟子忍气吞声地点点头。

“好好唱，你们师傅那儿预备着酒呢。谁的活儿好，谁有出息，他给谁喝。”钱双喜跟师兄弟两个笑着说。

这时柳如云黑云一样从他们身边飘过去，带来一股子凉风。屋子里面的人看见她进来，话语收敛了许多。柳如云走进化妆室，脱下黑色的对襟长衫，换上淡粉色的水衣在化妆镜前面坐下，把头发用黑色的丝巾包住，打开化妆盒，净面、润肤、铺底色。

镜子里面的脸是一张肌肉开始松弛的脸，看得出这张脸二十年前是一张非常美丽的脸，她的美不是那种艳阳高照的美，是那种淡淡的、冷冷的，只能看不能琢磨的美。她的美从骨头里面渗出阵阵寒气，她美得非常自我，有一股子与世隔绝的味道。她坐在哪儿，那股子寒气就会形成一个圈把她紧紧围在哪里，她出不来，别人也进不去。

裴锦素是去年从戏校分来的老旦演员，性格豪爽，不拘小节。看见同分来的女孩子们一本正经，装模作样，她就忍俊不禁。先是憋着不笑，实在憋不住了，索性咯咯地乐出了声。

“脸画得像颗虎皮蛋似的，有什么可笑的！”张慧芝小声骂她。

“二十岁的裴锦素一下子遇到了六十岁的裴锦素，我开心！我痛快！我想笑！我愿意笑！哈！哈！哈！”裴锦素借机大笑了起来。

“你是笑裴锦素这三个字终于爬上节目单了吧？”有人揭发她。

“看出来？”裴锦素一副厚颜无耻的表情。

“瞎子都出来了！”

裴锦素干脆大声唱起来：“瑞雪纷飞，人欢笑，分衣分粮，庆翻身……”

“翻！翻！小心翻到沟里面去。”于静骂她。

“别那么酸不溜丢的，咱们团要上新戏了，有本事自己挣成个角儿站在台中间去。”

“上哪出戏？青衣戏还是花旦戏？”女孩子们来了情绪，七嘴八舌地问。

“这我可不知道。”裴锦素咂巴着嘴憧憬道：“要是上《杨门女将》就好了，余太君非我莫属。”

“魏团长是你亲爹啊？”

“他不是我亲爹，也得从心里承认，我的嗓子是团里数一数二的好嗓子。”裴锦素回答得理直气壮。

“咱们团没有好老生，拿什么排新戏？”

裴锦素眼睛一翻：“谁说咱们团没有好老生？魏团长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时候，你还没生出来呢。”

“好像你听他唱过似的。”

“我妈和我爸听过。他们说，二十年前，魏笑天这三个字在牡丹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”

“当初我要是学老生就好了，省得现在天天混在丫环群里跑龙套。”有人叹息。

“那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，你得有唱老生的本钱。”

“就你有本钱！”

裴锦素得意洋洋地笑，她用老旦的韵白说：“本钱么？丫头，来！来！来！老身让你开开眼哪……”

裴锦素站起来，凌空一个大跳。落地后，摆了个潇洒的造型，放开声音唱起来：“穿林海，跨雪原……”她的嗓音高亢激越，极具穿透力。

正在喝茶的老琴师脑袋下意识地随着杨子荣的唱腔摇晃起来，他摇着觉得不解气，索性一把抄起身边的京胡，摇头晃脑地使劲拉起来。

裴锦素眼睛不眨地把高音拔了上去：“气冲霄汉……”

女孩子们鼓掌、跺脚、尖声叫好。走廊里传来团里当红青衣李雪芬一声清脆的叫板，乱纷纷的化装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裴锦素伸了下舌头悄悄地坐回到椅子上去。

柳如云像什么都没看见也没听见一样，全神贯注地化着装。她用尖尖的指尖顶住自己的眼角，把眼角吊向太阳穴的斜上方，勒头贴片。

化好了装的李雪芬，身着水衣，从单人化装室里慢慢地走出来。值日打开水回来的筱燕秋被李雪芬的气势镇住了。她站住脚看着李雪芬，眼睛里面全都是羡慕。李雪芬的眼睛像拉着帷幕的戏台，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她抬着下颏，压着步子稳稳地从筱燕秋的身边走过去。带过去一阵飘着油彩气味的风。李雪芬款款地走到服装架前，她咳嗽了一声。钱双喜急忙迎了上来。

“钱师傅，这鞋怎么不跟脚啊？”

钱双喜猫腰看她的脚：“我给您换双新的去。”

李雪芬噘了下牙花子，好像不跟脚的不光是鞋，还有牙。钱双喜陪着小心给她穿好了鞋，又把戏装一件一件地给她穿好。李雪芬提着裙摆四下找着毛病，没看到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她才抬起了头。跟班的把小泥壶递过来，李雪芬翘着兰花指，仔仔细细地润了遍喉咙，试了下嗓子：“咿……呀……”

筱燕秋看见李雪芬手里面的泥壶，想起来自己值日的任务。她慌慌张张地往化装室跑，差点儿撞着范老爷子。

老爷子吆喝了一嗓子：“没规矩是不是？”

筱燕秋陪着笑脸放慢了脚步。今天是筱燕秋第一次值日，她干得很认真，她知道值日当中第一重要的是水。这一项要是没做好，演员叫起水来就有你好看的了。筱燕秋举着茶壶，给化装台上的每一个杯子里面倒满了水。倒到柳如云面前的时候，她看见桌子上面没有水杯。她想这位老师可能是忘记了带杯子。筱燕秋

拿过来自己的水杯，烫了一遍，倒满了水恭恭敬敬放在柳如云的面前。柳如云抬起头，看着筱燕秋，她的眼睛很大，黑白分明，瞳孔中央有一小点灼灼发光的异常的亮点，似能一直照到人的心底里面去。

柳如云的嘴唇轻轻地动了一下：“拿走。”

“什么？”筱燕秋没听清楚。

“我叫你拿走！”柳如云提高了声音。

筱燕秋的脸一下红过了头，紫了，紫得像一颗熟透了的紫葡萄，手指一弹，浆汁都能喷出来；随后血液就都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她脑袋木木的，里面一片空白。

柳如云垂着眼皮从口袋里面掏出钥匙，打开身边人造革包上的小锁，小心翼翼地 from 包里拿出来套在织锦缎套子里面的水杯，放在桌子上。筱燕秋马上原谅了她刚才的所作所为。这是个有洁癖的女人，有洁癖的女人是从不动别人用过的东西的，更何况是喝水用的杯子。筱燕秋忐忑不安了，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她赶紧拎起水壶准备往她的杯子里面倒水。

“别动！”柳如云扑过去，双手紧紧地捂在杯口上。

筱燕秋手一抖，水从壶嘴里面刚探出头又急忙缩了回去。柳如云冷着脸走出化妆室。

筱燕秋蒙了，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。她低着头沮丧地站在那里，地上扔着一些沾了油彩的棉花和纸屑。这些东西分散了筱燕秋注意力。她拿了把扫帚开始扫地。十九岁的心阴得快，晴得也快。筱燕秋忘了生气的事，很快就干进去了。她把桌子上面的脏东西划拉到地上，扫到一边，拿过簸箕，撮了垃圾往外走。

耳边一声尖叫：“站住！”

筱燕秋回头看。

“谁让你动我的水？”柳如云的兰花指戳在她的鼻子尖上。

筱燕秋的心吓得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地乱跳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没有？我的杯子的把儿本来朝左，你没动，它怎么朝右了？”

筱燕秋努力地回想着，她想起来了，慌忙说：“是不是我怕碰打了，往里面挪了一下？”

“想喝我的水？”柳如云瞪着眼睛看着筱燕秋，她眼神里面的美，叫筱燕秋脊柱发凉。

“没有……我……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柳如云把杯子狠狠地摔在地上：“你倒想喝！你熬到我这戏份上了吗？”

筱燕秋惊呆了：“你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什么？我什么？”

筱燕秋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她可怜巴巴求助地看着四周。人们都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，谁也不说话，屋子里面静得快叫人窒息了。

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演员队长王国祥大步流星地走进来。

筱燕秋的眼泪涌了上来。王国祥看看柳如云，又看看筱燕秋，再看看地上的碎杯子，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化装去，快化装去。”王国祥往外推筱燕秋。

筱燕秋固执地站在那里，她要讨个说法。王国祥不给她说法，只是一个劲地抢她手里的扫帚，筱燕秋死死揪着不给他。两个人纠缠了一会儿，王国祥把扫帚抢过去了。筱燕秋两手空空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劈里啪啦地掉了下来。从厕所回来的裴锦素看到了这一幕，生拉硬拽地把她拉走了。

“别理她！这老妖精就这德性！”裴锦素劝筱燕秋。

“招她了？还是惹她了？她凭什么这样对我？”筱燕秋垂泪。

“她这人眼里除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你我之分，不是对你，她

对谁都这样。记住，以后离这老东西远点。别看她像个鬼婆似的整天闹妖，五十年代她可是戏剧舞台上最著名的美人呢。你知道咱们团的《奔月》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嫦娥。”

“她？……”筱燕秋吃了一惊。

“只可惜这个嫦娥还没来得及舒广袖，就从天上摔下来了。公演前一位领导看了内部演出很不高兴，就说：‘江山如此多娇，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亮上跑？’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吓绿了，《奔月》当即下马。柳如云一急，嗓子倒了。她一口咬定有人嫉妒，下药毁了她的嗓子。她从此不吃别人给的东西，更不喝别人倒的水。”

筱燕秋扭头看柳如云。此刻她一点儿都不生这个老女人的气了，一个从天上摔到了地上的人不值得同情吗？

“她这么大岁数了，就这么跟我们一起跑宫女？”筱燕秋问裴锦素。

“团里倒是想安排她到别的单位去工作，可是她不去，她说她的命就在戏台上，离开戏台就是要她的命。她没人缘，就是魏团长护着她。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，这个柳如云是咱们团的一景。”裴锦素一脸诡秘。

“《三岔口》候场啦！《贵妃醉酒》准备！”舞台监督大声喊。

台上的锣鼓点由疏到密地敲了起来，越敲越紧。表演《三岔口》的师兄弟站在侧幕条子旁边，劲儿也越叫越紧。范老爷子站在对面的台口上，手摇扇子，看着自己的两个徒弟。他心知肚明，要的就是这个劲儿。

戏台上师兄弟俩前空翻，后空翻，徒手夺刀，使尽了浑身解数。观众席里人声鼎沸，传来阵阵的掌声和叫好声。师兄和师弟俩人的一招一式中暗藏着重重杀机。师兄仿佛失手，一刀劈在师

弟的额头上。师弟被劈得眼冒金星，差点摔倒。他原地转了一圈，稳住脚步，大鹏展翅亮相。观众热烈鼓掌。师弟不动声色飞起一脚，踢在师兄的屁股上。师兄猝不及防一个跟头摔出去，跌在戏台上滑出去很远，紧跟着又一个鹞子翻身蹦起来。观众以为是戏里的情节，大声叫好。两人越打越精彩。观众大声叫好，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

“这俩王八蛋小子！”范老爷子站在台口嘿嘿地笑了。

晚上的演出是三场折子戏，《三岔口》在先，《钓金龟》在后，中间是《贵妃醉酒》。

《贵妃醉酒》中的丫环们挤在服装间里面叽叽喳喳地换戏装。筱燕秋系罗裙，正飘带，裴锦素身前身后地帮她忙活着。筱燕秋偷着眼看柳如云。

柳如云皱着眉头翻弄着手里面的戏装：“钱师傅，这戏装怎么没给我熨？”

“戏装太多了，熨不过来。”钱双喜手里面忙活着，头都没抬一下。

柳如云指指前台：“他们的都熨了，到我这就熨不过来了？”

“她们的也没熨，不一样上台吗？”钱双喜转过身，用下巴指指身后的宫女们。

“她们是她们，我是我。”

“都是跑龙套，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柳如云像听见锣鼓点儿在自己的脑袋里面“当啷”一声敲响了，她两眼如炬，死死地盯着钱双喜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钱双喜抹搭着眼皮，熨着手里面的衣服，根本就不看她。

“眼睛看不见鼻子，这叫眼前黑！你见过角儿吗？告诉你，我柳如云才是这戏台上真正的角儿！”柳如云说得咬牙切齿。

“我知道您是角儿，我还知道您混在丫环群中是微服私访



呢。”钱双喜答得不温不火。

女孩子们努力控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。

柳如云指着钱双喜的手颤抖着，嘴唇也颤抖着：“斗胆日心，你越说越上口了！微服怎么了？微服遮住了你的眼，可遮不住我的才艺。告诉你，我柳如云才是一个真正领悟了青衣蕴意的绝代青衣。”

钱双喜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柳如云青了一张脸。

“您是绝代青衣，您赶紧上前台演去，这是后台。”

“后台怎么了？后台就不出戏吗？”

“出戏，我这不是看着呢吗？老话说得好，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呀！”

柳如云脑袋里面的锣鼓点儿由慢到快。她急了，一急就拖出了韵白：“此话何意？”

“病走熟路，一跟就是一辈子！”钱双喜冷笑。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您是角儿，我不敢说您。”钱双喜阴阳怪气。

柳如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她抖着手里面的戏装问：“钱双喜，你到底是熨，还是不熨？”

“你看我这两手闲着呢吗？”钱双喜抖着手里面的活儿给她看。

李雪芬走过来，她拎起身上戏装的下摆皱着眉头对钱双喜说：“钱师傅，这儿怎么有一道褶？”

钱双喜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腰弯了，脑袋耷拉了。他毕恭毕敬地凑到李雪芬的裙摆处仔细地摸了一下：“真对不住，真是对不住，我马上给您收拾。”

柳如云脑袋里面的锣鼓点儿敲出了回音，震得她浑身颤抖，四肢发麻。她把手里的戏装抡了一圈，用戏装耍了个刀花，再使